

白话精解

中国古典小说集粹

清

代

卷

上

主编◎周振甫
孙通海／本卷主编◎王军



學苑出版社

白 话 精 解

中国古典小说集粹

主编

周振甫 孙通海

(清代上卷)

本卷主编 王 军

学苑出版社



中国古典小说集粹

主编

周振甫 孙通海

(清代下卷)

本卷主编 王 军

學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话精解中国古典小说集粹:清代卷/周振甫 孙通海主编;王军等编注. —北京:学苑出版社,2000.6

ISBN 7-5077-1708-9

I . 白… II . ①周…②王… III . 短篇小说-译文-中国-清代
IV . 124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7984 号

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

正大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32 开本 22.6875 印张 530 千字

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01—3000 册 定价:39.00 元

11/10/01

总 序

这本书讲中国历代的古典小说精萃,实际上就是讲中国历代的短篇小说选本,因为是讲短篇小说,所以对长篇小说都不选;短篇的精萃,不可能全载,只能是精选。

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既讲短篇小说,也讲长篇小说,光就它的短篇小说看,可跟本书比照。鲁迅书的第一篇,讲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小说之义,下及《隋书·经籍志》直至清《四库书目》分小说为三类,即讲小说的义类。第二篇始讲神话传说,提及《山海经》。鲁迅因限于体例,对《山海经》只引了“昆仑山与西王母”;这本书里对《山海经》,选了《精卫填海》、《夸父逐日》、《黄帝擒蚩尤》三事,可以跟鲁迅书里讲的互相补充。鲁迅书里讲到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讲的小说,认为《青史子》言胎教的引两则,又说“不知当时何以入小说”,则本书不取《青史子》是对的。

鲁迅书对于汉人小说,认为“现在之所谓汉人小说,无一真出于汉人,晋以来,文人方士,皆有伪作”。鲁迅既认为现在所谓的汉人小说皆为伪作,但还是引了称谓东方朔撰的《神异经》、《古洲记》,称谓班固撰的《汉武故事》,称谓郭宪撰的《洞冥记》。鲁迅既认为这几本小说皆非汉人作而是托名汉人的,却又引作汉人小说,那末本书里引的东方朔《神异经》、班固《汉武内传》、郭宪《洞冥记》,不论它是否真汉人作,是与鲁迅所选一致了。只是本书所选更符合小说的要求。

鲁迅书的第五第六篇为《六朝之鬼神志怪书》,首推魏文帝《列异传》,称“文中有甘露年间事,在文帝后,或后人有增益,或

撰人是假托，皆不可知。两《唐志》皆云张华撰，亦别无佐证”。但还是引了《列异传》多段文辞。次论张华《博物志》，称“或由后人缀辑复成，非其原本欤？今所存汉至隋小说，大抵此类”。但引张华书，亦多段。次论干宝《搜神记》，又论陶潜撰《搜神后记》，称“陶潜旷达，未必拳拳于鬼神，盖伪托也”。虽称伪托，仍引其书。鲁迅既认为魏晋小说不尽可靠，但又引他们的小说。本书中引的曹丕《列异传》、张华《博物志》、陶渊明《续搜神记》、王嘉《拾遗记》等正符合鲁迅认为书虽不尽可靠而仍加引用的精神，而所引比鲁迅所引更符合小说的要求。鲁迅书第七篇为《世说新语与其前后》，推重《世说新语》为志人之书，本书亦加叙录。

鲁迅书的第八篇称《唐之传奇文》，认为唐人小说，“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，然叙述宛转，文辞华艳，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，演进之迹甚明，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”。又称：“传奇者流，源盖出于志怪，然施之藻绘，扩其波澜，故所成就乃特异，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抒牢愁，谈祸福以寓惩劝，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，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，甚异其趣矣。”鲁迅书自第八至第十一篇皆谈唐之传奇小说，但限于体例，不可多载。本书则于唐人小说，所载特多。

鲁迅书第十一篇为《宋之志怪及传奇文》，则言宋编《太平广记》五百卷，多搜集宋以前的小说。又于第十二篇《宋之话本》里认为“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，既平实而乏文彩，其传奇，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，拟古且远不逮，更无独创之可言矣”。今本书列宋文人之作，似胜于《世说新语》志人之书，可补鲁迅书的不足。鲁迅书于宋代小说，独推话本，自第十二篇至第十三篇，皆提及宋之话本及拟话本，是以话本为宋独创之小说，本书亦列入话本。

鲁迅书第十六至二十篇，自讲史至论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封神榜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金瓶梅》，皆为长篇小说，为本书所不论。至鲁迅书之第二十一篇《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》，提到拟话本和话本选，本书亦加选录。

鲁迅书于第二十三篇至二十八篇，谈《红楼梦》、《野叟曝言》、《品花宝鉴》、《儒林外史》等长篇小说，皆本书所不道，本书中所列之清代短篇小说，为目至多，足补鲁迅书之所不及。

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末了，有个“附录”，称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，也可以供参考。他先讲《从神话到神仙传》，从《山海经》到《穆天子传》是神话，到汉魏六朝的小说，主要是神仙传。第二讲《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》，他认为六朝时的小说，一面是志怪，还是继神仙传；一面是志人，说明小说的发展。第三讲《唐之传奇文》，从志人到传奇，进一步的发展。第四讲《宋人之“说话”及其影响》，从传奇到话本是小说的又一发展，传奇还是文言，话本已是白话了。第五讲《明小说之两大主潮》，这两大主潮，一指神魔之争，即指《西游记》、《封神榜》、《三宝太监西洋记》，均指长篇小说；二讲世情的，即拟话本。第六讲《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》，四派讲一，拟古派，像《聊斋志异》；二，讽刺派，像《儒林外史》；三，人情派，如《红楼梦》；四，侠义派，如《三侠五义》。就短篇说，只有《聊斋志异》可谈，本书已经选了不少。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对中国小说变迁的看法，还可以说明鲁迅对中国短篇小说变迁的看法。

周振甫 1998年2月

总主编 周振甫 孙通海

先秦汉魏南北朝卷

主 编 王秀梅

编 译 王秀梅 王景桐 孙通海 石旭红

唐五代卷

主 编 王景桐

编 译 王景桐 王秀梅 孙通海 石旭红

宋元卷

主 编 孙通海

编 译 孙通海 高流水

明代卷

主 编 胡俊林

副主编 李 凯

编 译 胡俊林 李 凯 孟光全 武又鸣
徐万平 宋惠兰 赵晓蕾

清代卷

主 编 王 军

编 译 王 军 赵又新 严 涛

目 录

秦淮健儿传	李 渔	/ 1
奇女子传	涂 芳	/ 8
汪十四传	涂士俊	/ 11
看花述异记	王 暉	/ 16
林四娘记	林云铭	/ 26
圆圆传	陆次云	/ 33
池北偶谈	王士禛	/ 40
剑 侠		/ 40
女 侠		/ 43
聊斋志异	蒲松龄	/ 47
劳山道士		/ 47
画 皮		/ 51
婴 宁		/ 57
聂小倩		/ 70
公孙九娘		/ 80
促 织		/ 88
小 谢		/ 95
梅 女		/ 105

宦 娘	/ 113
小 翠	/ 119
梦 狼	/ 130
张鸿渐	/ 134
席方平	/ 144
胭 脂	/ 152
葛 巾	/ 164
黄 英	/ 174
晚 霞	/ 182
白秋练	/ 188
影 谈	管世灏 / 198
绳技侠女	/ 198
涂 说	缪 昆 / 208
吴兴异闻	/ 208
艳 园	严虞惇 / 212
罗小凤	/ 212
义牛传	陈 鼎 / 224
觚 剩	钮 琇 / 227
睐 娘	/ 227
鹿州公案	蓝鼎元 / 240
幽魂对质	/ 240
子不语	袁 枚 / 245
狮子大王	/ 245
两神相殴	/ 252

三姑娘	长白浩歌	/ 256
萤窗异草	予	/ 260
青眉		/ 260
宜织		/ 275
玉镜夫人		/ 295
秦吉了		/ 305
姜千里		/ 312
柳崖外编	涂昆	/ 327
滇南三怪		/ 327
非烟		/ 333
阅微草堂笔记	纪昀	/ 339
李生		/ 339
董家庄佃户		/ 343
漳南侠士传	崔迷	/ 347
夜谭随录	和邦额	/ 351
陆水部		/ 351
邵廷铨		/ 359
谭九		/ 365
米芾老		/ 372
谐铎	沈起凤	/ 377
桃夭村		/ 377
恶钱		/ 381
鲛奴		/ 386
森罗殿点鬼		/ 389

棺中鬼手	/	391
村姬毒舌	/	393
听雨轩笔记	徐承烈	/ 397
绍兴奇案	/	397
惠因寺奇案	/	402
小豆棚	曾沂东	/ 409
浣衣妇	/	409
折铁叉	/	412
耳食录	乐 钧	/ 417
何 生	/	417
夕 芳	/	425
文 寿	/	433
上官完古	/	446
镜花水月	娄东羽衣	/ 450
补恨天	客	/ 450
巧思破吝	/	459
客窗闲话	吴炽昌	/ 466
金山寺医僧	/	466
周 姬	/	471
里 乘	许奉恩	/ 477
仙 露	/	477
张船山讯盗	/	486
活 佛	/	491
小卫玠	/	496

姮 儿	/	507
柯寿鞠	/	529
昔柳拙谈	冯起凤	/ 537
秋风自悼	/	537
蕉轩拙录	俞梦蕉	/ 547
细 细	/	547
白芙蓉	/	554
埋忧集	米翊清	/ 561
绮 琴	/	561
道听途说	潘纶恩	/ 569
杨小幺儿	/	569
吕四娘娘	/	573
遁窟澜言	王 韬	/ 583
何氏女	/	583
淞隐漫录	/	588
郑芷仙	/	588
游梁琐记	黄轩祖	/ 598
裕州刀匪	/	598
墨余录	毛祥麟	/ 603
孀姝殊遇	/	603
石 珥	/	630
夜雨秋灯录	宣 鼎	/ 640
雅 赚	/	640
麻疯女邱丽玉	/	648

郁线云		/ 662
槐根银瓮		/ 676
冯婉贞	陆士谔	/ 687
冯婉贞		/ 687
中国侦探案	吴沃尧	/ 692
审树		/ 692
我佛山人札记小说		/ 698
侠妓		/ 698
高二太爷	郑昌时	/ 704

秦淮健儿传

李 渔

清代文言小说。选自《笠翁一家言》。作者李渔(1611—1679),号笠翁,浙江省金华府兰溪人,清初著名的小说、戏曲、诗文作家。其作品多述才子佳人故事,刻画、描写引人入胜,思想内容多具有一定教育意义。《秦淮健儿传》以生动的笔法描述了一个横行乡里、骄傲狂妄、危害群众的恶少,在事实的教育下回心向善,脱胎换骨的故事。

明朝嘉靖年间,在秦淮河一带民间有一个小儿,长得很是魁梧,肤色黝黑。生下来才几个月就不吃奶了,和大人一起吃饭。长到一岁的时候,他的父母相继去世,外祖父母家把他收去抚养。他长大以后,非常有力气,善于拳击,曾经一掌打死了一条狗,人们于是称他为“健儿”。

健儿和一帮小孩打架,所有的人都被他打得纷纷退避。这帮小孩便纠集了几十个人合力攻他,只见健儿挥起拳头,朝四面打去,打得他们有的哭,有的叫,各自抱着头逃回家去,向他们的父亲兄长告状。那些家长们便来对健儿喝斥道:“你是谁家的野小子,敢跟老子较量一番吗?”

健儿说:“怎么敢跟您较量呢?叫我替您老走上几步路倒还可以。”说着,就走到家长的面前,用两手将他们举起来,离地有两尺多高,走一会儿停一会儿,或者挺起胳膊将他们举高,或者垂下胳膊让他们头冲下。家长们害怕被摔倒,也不敢对他怎么样,只好无可奈何地笑,围观的人群发出哄笑。

健儿生性喜欢动,不喜欢读书。外祖父命他到教书先生那里去

念书，他不服从教导。老师用木杖打他，他一把夺了过来，瞪着眼睛喊道：“功名应该赤手空拳去夺了来，要这些烦琐的经书有什么用？”老师一出门，他就和同学们打架，打得一帮同学体无完肤。

他还经常偷了外祖母的首饰衣物，换了钱就到酒店喝酒，一喝醉了就猖狂生事。外祖父被他害苦了，就把他赶出了家门。他替人家放羊，常常偷了羊去换酒喝，还骗人说羊在岔路口走丢了。主人大为愤怒，又将他赶了出来。

这时，他已经二十岁了。听说倭寇骚扰中国，他于是兴高采烈地说：“这可是我得意的时候了！”他立即赶到海边参了军，从小校开始，屡屡立功，提升为副将。一次，他和同僚们一起饮酒，喝到半醉的时候，与人比试力气，结果把人打死了，罪该处死。他于是弃了官职，逃到泗州一带，改名换姓，隐藏在乡间做了一名厨师。

当地的百姓家有牛犊，健儿就在三更半夜去偷。等把牛犊牵出来以后，他必然要大声喊道：“您家的牛我骑走了！”喊完话，他就倒骑上牛背，用斧子砍牛的屁股。牛受不了疼痛，跑得像一阵风似的，人家即使想追也追不上。

第二天，丢了牛的人家到集市上去找，健儿说：“昨天到您家牵牛的人就是我，我是告诉你们以后才牵走的，这是符合道理的，怎么能算是偷呢？”失主向他要牛，牛已经做成了干肉条，没有凭证可查了。

因此，集市上的恶少们就推举他做盟主。他们白天赌博，夜里就去逛妓院。自视一天比一天厉害，他曾经叹息着说：“世界上的人都不足以成为我的对手，只恨我晚生了一千年，不能与那拔山举鼎的英雄项羽一决胜负啊！”

县府派出使者禁止屠宰牛，健儿无事可做，便取出以前积攒下来的牛皮、牛骨和牛角，拿到瓜洲、扬州一带出售，得了三十两银子。准备回去的时候，他在一家旅馆中饮酒，解下银子放在桌子上。

卖酒的老头见他这样，对他说：“前边路上强盗很多，这种东西还是好好收藏为妙。”

健儿一把将酒杯摔在桌子上，说：“我纵横天下已经三十年了，还从来没碰到过对手，有谁能取走我腰间挂着的银子，我就向他叩头投降！”

这时，有几个年轻人正凑在左边的一张酒桌上饮酒，听他这一番话都觉得很惊讶，便起身问他的姓名住地。

健儿说：“我的姓名不外传。从前我曾经在边疆建立功勋，如今辞官回乡为民，在泗州一带做头领。”

年轻人问：“你能打得过多少人？”

健儿说：“遇到一万人，就打他一万；遇到一千人，就打他一千。看对方有多少人再动手，这可算不上本领高强！”年轻人听了，更加惊奇不已。

健儿喝完酒，收拾行装上了马。刚走了不到二三里路，一个人骑着马从后面飞快地追了上来。健儿心中盘算：“这大概就是酒店老板所说的强盗吧？”等到跟前一一看，原来是一个青年，健儿于是不把他放在心上。

那青年问他到哪里去，健儿说：“回泗州。”

青年说：“我也是泗州人，回家迷了路，还请老人家指点方向。”

于是健儿骑在前面，两个人在马上说说笑笑，倒很融洽。健儿对青年说：“你身上佩着弓箭，大概善于拉弓射箭吧？”

那青年说：“学倒是学过，不过还不太熟练。”

健儿接过弓来试了试，用尽了力气也没能把弓拉满，便把弓扔回给青年，说道：“这个东西没什么用，带着它干什么？”

青年说：“东西总归是有用的，只是用的人无能罢了。”说着，一把将弓拉开。恰好这时一只大雁鸣叫着掠过天空，那青年一箭射去，大雁就被射中，掉在马前。健儿十分惊奇。

青年说：“您身上佩着短刀，一定是善于击刺的喽？”

健儿说：“是啊！我拿手的不在弓箭，而在刀。”说完，便把刀解下来给他看。

青年刚一看，就马上说道：“这种杀鸡宰狗的东西，要它有什么用？”说着，两手一折，刀就弯得像只钩子，再用两手一拉，刀又和原先一样笔直了。

健儿看了大惊失色，心想腰包里的银子已经不再归我自己了。虽然还和青年一道行进，但两腿已经战栗发抖，渐渐地控制不住了。青年反而用温和的言语劝慰他。